

20年前清华的“共享单车”

○张剑文（1992级精仪）

没有丢过车的大学生活是不完整的。——崔勃

没有重复丢过车的清华大学生活是不完整的。——傅师今

清华西门簇拥的小黄小橙，校园里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，勾起了20年前关于自行车的记忆。范轶感慨：“共享单车已经无处不在，现在上清华都不用自己带车了。以前我12号楼下丢了车，还会在南门偶遇，那大概是共享单车的雏形吧。”

对20年前的清华学子而言，丢车是件太寻常的事，那些让人抓狂又印象深刻的丢车故事，可称“被共享”。按照虞江海的说法，刚迈入人生巅峰，就被沉重一击，印象太深刻了。

大多自行车“被共享”的结局是黄鹤一去不复返，只留钥匙在手中。1992级同学的自行车“被共享”最短纪录，要数虞安波的5分钟闪离。5分钟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差不多就是一分神，转身车就被顺走了。“被共享”频次纪录，则是一年连着丢了7辆车。张小平当年的自行车是通过火车托运过来的，大28车，这样的宝贝疙瘩最后当然是丢了。刘波特意去买了辆骑行状况好的二手车，看起来不显眼，结果还是在图书馆门口“被共享”了。虞海江报到前家里给买了辆新车，开学骑着去报到，结果不到一周丢了，还去报案，听警察说才知道，这里是贼窝，不能有新车……

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！

外校来客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侥幸。刘军宁、肖炊的高中同学来北京上新东方，第一周就被偷了两三台单车，结果英语也没心思学了，直接灰溜溜回鞍山老家了。

幸运指数高一些的，宿舍楼下丢了车过几天又在别处偶遇，比如校门口、图书馆、教室楼等，可以再撬锁拿回。追回丢失的车有时也需要火眼金睛，如倪鸣谈到班上的顾大神：“顾大神那叫一个火眼金睛，新买的车丢了，一有时间就去各楼下面的自行车棚转悠。有一天扛回一辆车，颜色和他的车完全对不上。他说被刷漆了，蹭开一看，果然，真是服了。”

更幸运的是罗德胤，他曾在楼下亲眼目击有人撬车锁，不巧还是自己的车，他走过去淡定地说：“这车是我的，我要骑走上课去了，你换辆车撬吧……”张剑也有同等幸运指数，有一次期末考完，晕晕的，停车进小卖部买东西，出来时发现有人把他的车往对面楼车棚里搬，他大喊一声，偷车贼扔下车就跑了。不过后面他也忘记追了，也许是考试太累了吧。

当年自行车还算大件，很多人的第一辆车都是有本的，一开始还会擦车上油，并按时交税。后来才发现，钥匙圈上串了四五个税牌，车反倒是没有了。无奈之下，防盗对策也花式出场。自称来自“贼都”西安的李勇说：“买车的时候就找丢不了

的那种。比如座位有问题的，一根弹簧伸出来，没有掌握技巧的人骑上去，有断子绝孙的风险。”少一个脚蹬子、没有前闸皮等等，也是同理，总之能让偷车贼偷完车以后悔青肠子，那你的自行车估计就安全了。

孙秉军的防盗方案则是破车加好锁，60块的破车与40块的好锁，这样的配置要是丢车了，或许该心疼锁的钱吧。防盗方案还有——不买车。朱从研说：“不买车就不会丢车，步行绿色环保又健康。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！”徐杞韬也说丢车丢多了，就不买车了。不过还是要骑车的，怎么办？满学校的车棚里找自行车残骸，组装过两台，还挺好使。只是组装高手难免也会误伤有主的破车，发生另一种“被共享”：零件丢失。

更幸运的则是……清华五年竟敢没丢过车！



清华南北主干道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流

曹亦周出国前，举行了一次同学聚会，在大伙热热闹闹地交流丢车经验时，张榕京随口说自己大学几年没丢过车，反倒引来“清华竟然有你这样的异类”的调侃。以至于后来终于丢车了，心里的石头反倒放下来，感觉人生也完整了。王舟的28大车跟张小平的一样，是从家里由火车托运来的，一直好端端没丢，被同学视为异端。他说可能是型号太古老又太沉，没人看得上吧。张剑的第一辆车直到毕业被自己放在9号楼下，渐渐落满了灰，一直无人问津，按照张小平的说法，应当判他遗弃。直到研究生时他才丢了车，人生也完整了。

丢失的车大抵去了缸瓦市、苹果园等旧车市场，又被丢车的人跑去买回来，循环往复，也是一种“共享”。毕竟新生入学，若去向高级同学取经，一定会知道缸瓦市、苹果园才是买车的地方。

如今共享单车棘手之事是被私藏，当年的苦恼则是“被共享”。虞安波认为若当时有大数据，丢车是很好的分析题材，可以进行丢车的时空频域分析，画出各种热点图，还有关于单车寿命的统计分布。孙秉军则认为，大数据用不着，直接上人脸识别，凡是开锁的与上次不是同一个人，统统查一遍。

层出不穷的丢车事件，当年被1992级一同学通过高度艺术加工和升华，创作成为校园话剧《把车留住》，一时间在校内巡演多场，深受热捧。车当然是留不住的，毕业了除了北京同学，没谁带着仍健在的自行车回家。能留住的只是那些年关于自行车无比深刻的记忆。

（转自1991级微信公号“THU毕业廿年”2017-04-06）